



记忆里“姥姥”这个概念第一次和我联系到一起，是我七岁那年的某一天。放学后，发现家里多了一个大胡子老头和一位干净利落的老太太。母亲说这个胡子老头就是我的姥爷，干净笑眯眯着的老太太就是姥姥。我悄悄拉母亲到一旁，问，就是你的爹娘吗？母亲很认真地点点头。是亲的吗？母亲更坚定地点点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一般，忽然掉下来一个姥姥和一个姥爷！多美好的事情啊！我忽地蹿出门，去告诉最爱护我的好朋友小芳，我也有姥姥和姥爷了！还是亲的！

母亲说，在她十九岁那年，姥姥和姥爷逃荒去了东北，家里只剩下她和比她小几岁的舅舅。这是姥姥和姥爷走后15年第一次回老家。随后的十几天里，放学后我就大跑回家，生怕天上掉下来的姥姥和姥爷不知道哪一天就又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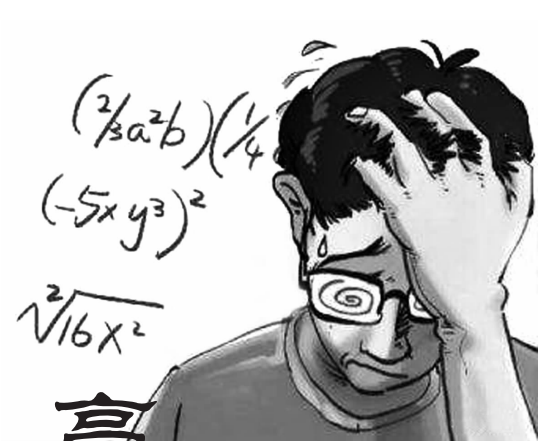
总有一样比你强

□王圣礼

妻在科协干了几十年，再过两年就要退休了，到现在还是个大头兵。最近，妻迷上了微信里的小游戏，有时一玩就是一个通宵，怎么劝她都不听。

上个月，她每晚都要捧着手机玩“跳一跳”。那么简单的游戏，她竟能“咕咕噜噜”地玩到下半夜，有时嘴里还念念有词：“小样，不信就整不死你！”吵得我连觉都睡不好。直到得分超过一个叫“优优”的微友，她才会心满意足地缩进被窝。

前两周，她又玩起了“成语猜猜看”。这么无聊的游戏，她仍能一口气玩到凌晨两三点，有时还念念叨叨：“小样，不信就超不过你！”有一次我起来小解，探头一看，她都升为“御史”了，就开玩笑说：“都当这么大的官儿了，也该满足了。快睡吧！”她头也不抬，“一会儿就睡。”又玩了几个小时，直到升为“太子少师”，超过一个叫“二传手”的“丞相”，她才心满意足地睡了。



高考没那么悲情

□孔金泉

再坚持三周就彻底解放了。父亲说，这是决定你命运的時刻，咬紧牙关也要挺过去。宿舍里的姐妹们这些天里都幽灵似的神经兮兮。她感觉自己要崩溃了，于是想到了我这个初中老师一诉衷肠。五月的风像是一只爱抚的手，河的纹理则是丝绸，不时有一尾鱼蹿出水面，像是嬉戏。这一切她一定没有体会到，她跟我说着说着就情绪激动，哭了。我劝慰她，高考就像一座山，山上的人也许说风景没有什么，但你总要验证一下。我觉得我的话是隔靴搔痒，没有切中肯綮，还好，她的情绪平复下来。我不放心，又请她吃了饭，她告诉我关于青春的秘密，又有说有笑了。我希望她从此刻起能够轻装上阵，起码要卸载一些负面情绪。

我想起了我的高考，基本上也是白加黑，整天遨游在题海之中，焦头烂额。有一天，我的自行车扎胎了，我只好推着蹒跚独行。晦明的晨光中，大多数的店铺还是铁将军把门。当我把时间全部交给行走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高考黑色幽默的一面，为什么我们会把命运交给一张试卷呢？虽千万人，吾往矣！但高考并没有生杀予夺之权。它就是一个短跑，而人生是马拉松。有哪一个马拉松是靠着百米冲刺的速度拔得头筹的？醒悟到这一点，我顿时犹如鲁出笼，鸟投林。接下来的学习，我即在瓮中，又能跳出五行之外，也许正是这样的超然物外，让我在高考的考场上还捕捉到了窗外的鸟鸣。那年我超常发挥，鲤鱼跳过了龙门。进入大学以后，我真切地发现，高考不是中彩票，从此以后就可以衣食无虞了，它只是另一个起点而已。

所以我说，被高考决定的命运是一个悲剧，只有当你的人生履历乏善可陈的时候，你毕业的学校才有显摆的价值。财经作家吴晓波讲过这样一件事，他与马云会面，谈完事情后，几个人相继走进电梯，马云在电梯里询问：“你们是哪所大学毕业的？”答案有北大、哥伦比亚大学、复旦、南洋理工。马云听完，开心地笑道：“你们知道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是哪一所吗？是杭州师范大学。”电梯还在上升，没有人反驳他的意见。多么值得玩味！

高考没有那么悲情！年轻人要有梦想，但他的梦想不应止于蟾宫折桂，插花游街。梦想要远大，而且没有捷径，包括高考也不是，但你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

怀念姥姥

□郭晓兰

小的母亲发现后就是说一说也会被挨骂，她保护不了她的母亲！更不幸的是，姥爷老实，木讷，又实在太不会做人。只要姥姥的婆婆说上一句姥姥不好或是不乖的话，同样劳苦不受喜欢的姥爷就闷着头对姥姥拳脚相向，以为这就是尽了最大的孝道。

当一个人被家里人不在意、不在乎、不尊重、不心疼时，外人似乎就更有理了不在意、不在乎、不尊重、不心疼的理由，哪怕这个人再无公害，再卑微迁就，再勤苦善良，再殷勤讨好。渐渐地，姥姥和姥爷连立足之地都换了又换，直至换到了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加上大时代的饥荒，最后姥爷和姥姥被迫带上小的儿女去闯关东，去了东北！

终于在我放学后的某一天，从天上掉下来的姥姥和姥爷不见了。我哭着找了一个房间又一个房间，都没有找到，就连姥姥的兰碎花包袱也没找到。我明白，姥姥和姥爷又去了那个姥姥口里很是遥远很是寒冷的地方，那个地方遥远得我拼尽全力呼喊姥姥和姥爷都难以听见；那个地方寒冷得母亲经常晚上偷偷起来纺花织布，偷攒棉花好给寒冷的姥姥他们寄去一点点温暖。我伤心得大哭起来，我扑向母亲，捶打着母亲，让她

还我姥姥和姥爷。母亲安慰我说，好好听话，过年时说不定姥姥和姥爷又回来了。可是我一天一天地盼到了过年，过年后也盼了一天又一天，姥姥和姥爷始终没有回来。

终于有一天，惯常来家坐坐的大舅这次来了竟然坐了很长时间，直到晚上我很困很困去睡了他还没有走。就是这一次，母亲后来告诉我，大舅遵照姥姥的遗愿去东北背回了姥姥的尸身。四千里路云和月，不知他是怎样做到的；更难想象，姥姥和姥爷他们当年怎样忍饥挨饿、受寒受冻着，又以怎样的艰难拖儿带女用足把这四千里路一步一步度量下来。母亲说姥姥回去后就一病不起，她逃荒之前的那个她们那代人看重的老宅，竟然不知归到某些什么人的名下了，要强的姥姥咽不下这口气，终于这口气要了她的命！

我最最亲爱的姥姥啊，我一直白天盼、夜晚也盼着的姥姥啊，在我最最没有能力的时候你却仍在受苦；在我有能力的时候，你却再也呼唤不应、想见难见，苦盼空盼！我想怨，不知该怨谁；我想恨，却也不知该从何恨起！凉薄的日子遗留下的只有无穷无尽的疼痛、想念、思念、怀念和遗憾！



曹风训话

苗青撰

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一天，吃完早饭，跟母亲下地。母亲在田里忙活，我在地头边玩儿。一只蝴蝶飞过来，落在一朵粉白小花上。我蹑手蹑脚走过去，才要伸手去捏，蝴蝶飞走了。我跑着去追，追着追着，蝴蝶不见了。

我悻悻往回走，眼前突然一亮，我看见一片花丛，开满五颜六色的花朵。我大声喊母亲过来看花，母亲真的走过来，仿佛比我还高兴似的，笑盈盈地望着花儿说，春天时，我把收集的一把花籽随手撒在这里，没成想竟长成个花园儿，真好看呢。

我忽而看到花园里有一小片青绿的小草，连忙伸手去薅。母亲却阻止我说，花园里的小草也好看呢。虽然那时我不懂母亲这句话的含义，但在我心里，母亲的话都是对的。

花园里的小草也好看

□曹化君

再想起这句话，是多年以后，张英找我写就职感言。

我和张英是高中同学，我们同一天走进同一家公司。在学校时，我是学习委员，张英是班长。没有人不知道，我因为成绩好，所以做了学习委员，而张英当班长，因为，谁不选她，她就会把谁骂个狗血喷头。

可是，走出校园后，张英的能量仿佛火山一样突然迸发，几年的时间，她从最低层的员工一路升迁为副主任，主任，部门经理，直至公司老总。这时，我

会哭的男人是伟大的——给长大的儿子

□轮子

会哭的男人是伟大的
用哭宣泄委屈
如滚滚黄河吞吐泥沙
那泥沙是大地的血肉
是峻岭的骨髓
刻骨铭心的历久不化的委屈
用泪
冲走
此刻的男人
轻装上阵 飞如箭簇

会哭的男人是伟大的
用哭洗涤懊悔
这是一个男人对天地的宣誓
这宣誓是春天的惊雷和霹雳
此后
便是万物复苏百花盛开

这宣誓
是凤凰涅槃时的嘶叫
是浴火重生的呐喊
是冲向九霄的呼号
男人觉醒的泪的力量
惊天地而泣鬼神

会哭的男人是伟大的
柔情比刚强深刻
善良比高贵恢宏
用热泪
拨动心里最柔软的那根弦
奏出的
是能融化冰川穿透天地的歌
此刻
歌声嘹亮
嘹亮醉了男人的柔肠

岁月静好（外一首）

□张敏之

时间像水中沙
伴着流水悄然流逝
日复一日
太阳在头顶升起
又在发梢落下

树叶飘零
大地铺上一层黄色的地毯
池塘边的石头凉了又凉
孩子们也在岁月中褪去稚嫩
眼中有了更多成熟和沉静
唯一不变的
只剩下天空中飞翔的鸟
和水里游动的鱼

晨是什么

晨，是昼之始
她划破鱼肚白
揭开了帆船的桅杆
在南北方向划了条直线
晨，是昼之终
她闭合天之幕
点缀出如织的繁星
沿东西方向标出了希望
晨，到底是什么
是昼之始，亦是昼之终
是昼之本，亦是人之生
恒定的是变化，不变的是新生

为师

□张宁

几番辛苦创业酸，不经一事怎知难？
儿时不知师勤苦，为师方知用心煎。
犹如春蚕丝吐尽，又似蜡炬泪俱干。
青春虽在催人老，一片无私染红天。

——长河浪花——

花园里的小草也好看

仍然是一名普通员工。从前，张英每有需要动笔的活儿，总是求我代写，我心里总会不禁地生出一种得意和自豪，仿佛她是永远逃不出我手掌心的孙悟空。可是，当她让我代写老总的工作感言时，我突然自卑起来。这样的情绪是写不出象样的东西的。

我开始在脑海里搜寻拒绝张英的理由，却打捞出一句话：花园里的小草也好看。眼前浮现出那个五颜六色的小花园，花园里那片青幽幽的小草，以及母亲看向小草时温和的目光和笑容。暮

地，心里一片清明。我笑着答应了张英。而且，这以后，我仍然像从前那样，除了正式场合，我仍然叫她张英，仍然一起打球，一起走在上下班的路上，一起去参加同学聚会。为此，赢来同事一双双艳羡的目光，仿佛，我这株不起眼的小草也有了花儿的美艳和芬芳。

原来，做一株映衬别人的小草，也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不仅可以靓丽别人，也美丽着自己的人格、职场和人生！



赖，更多时候是看透不说，一笑了之。

时间不觉流去了八年，父母的棋艺到底怎样了？我把黑白分明的围棋子儿每人一盒给他们分好，棋盘放好，再把母亲的轮椅推过来。一盘时隔八年的棋局又布开了。母亲的头有点微微晃动，唯一能动的左手也很无力，她每次捏起棋子都那么吃力，甚至有点颤抖。有时候她并不能准确放到自己想放的位置。父亲就耐心地等着她，还不时劝她，别急，慢慢来。实在不行，父亲还会轻声说着她要放那的意图：“想放进二，是不？”母亲点点头，然后父亲再帮着母亲规整棋子的位置。这时的父亲不再像以往那么较真了，母亲也不再似原来的淘气。因为，每个棋子放下去都要耗费母亲很大的体力，有时候，甚至需要父亲把着她的手来放。父亲脸上挂着笑，眼睛却是红的：“唉！今儿，再让你掀翻一次我的棋盘，中不？”母亲不点头也不摇头，直了直身子，羞涩地笑了。

电风扇的风叶匀速旋转着，吹着他们的白发和笑容。此刻，我八十三岁的父母正在下棋，他们多像两个孩子，头抵头，下得那么认真。

